

巴黎五色笔·政经风云

刘志侠 著



# 巴黎 约会

花城出版社

刘志侠 著

# 巴黎

## 约会



花城出版社 中国·广州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黎约会;政经风云/刘志侠著. — 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1.4  
(巴黎五色笔)

ISBN 7-5360-3422-9

I. 巴... II. 刘... III. ①政治-概况-法国-通俗读物  
②经济-概况-法国-通俗读物 IV. DT56.50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85175 号

## 巴 黎 约 会

刘志侠 著

\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

(广东惠州市南坛西路)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.75 印张 1 插页 250,000 字

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,000 册

ISBN 7-5360-3422-9

D·23 定价:1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## 前 言

人的一生由无数约会组成。

从虚无来到尘间，从尘间回到虚无，中间有无数的约会。有些可有可无，无足轻重，即使错过了，第二天一觉醒来，仍然看到太阳从东边出来；另一些刚好相反，电光雷鸣一闪而过的瞬间，可以成为光明与黑暗、幸福与灾难、生命与死亡的分界线。

没有人能数出一辈子有过多少约会，更无法预知哪个不可错过，哪个无关宏旨，但他一定不会忘记生命的约会，那些改变个人命运轨迹的关键时刻。这样的约会，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个或数个。就我自己而言，巴黎约会是其中之一，它把我从古老的东方引到遥远的法兰西。

我不知道巴黎的约会始于何时？

可能在高中，第一次读到徐志摩的《巴黎的鳞爪》，如诗如歌的轻盈，如梦如幻的诡异，令人遐思万千；可能在大学，我学会的第一个法文单词是“Bonjour”（你好），音乐般的语音和节奏感，散发出无法抗拒的魅力；可能在七十年代，首次踏足巴黎，街道、树木、房子、脸孔、云彩、空气、周遭一切如此熟悉和友好，仿佛旧地重临。

## 2 巴黎约会

命运最后把我交托给巴黎，转瞬过去超过四分之一世纪。在这里自由自在地生活，在人海中寻寻觅觅，每天都有新的发现，就像游人在野草地上采撷春天的野花，得到的或者欢欣，或者失望，但不会无色无味。

更大的收获是让我认识另一种约会，关系到千千万万人和他们子孙命运的历史约会，一个民族如何面对自己的命运，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。

法兰西从萌芽，成长到现在，仅仅一千多年时间，然而，它的历史是一场永不停息的疯狂舞蹈，无论哪朝哪代，何时何处，不断在重复演出，舞者可能两人，可能一个人对一群人，更多时候一群人对一群人。唯一和舞场不同之处，历史必须有一个胜利者，虽然胜利者不一定名实相副，虽然失败者在坟墓中的报复更为严厉。

路易十六和进攻巴士底狱的群众，拿破仑和欧洲皇室，戴高乐将军和维希伪政权，工会和老板公会，非法移民与政府，江洋大盗和警察……每个人以自己的本事、方式和信念去跳，各显神通，舞出无数复杂或简单、优美或笨拙、诱人或粗俗的姿势，正是这连绵不断的乱舞，写就了一千数百年法兰西历史，它的上升和沉沦，功绩和罪恶，快乐和悲哀，光荣和屈辱。

踏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这场舞蹈突然加速。这个孕育了历史上最疯狂思想的国家，最后无可避免地被这些思想卷进历史的漩涡。正当绝对平均主义在世界其他地方走进死胡同，法国人毫不犹豫选择了社会福利“理想国”的道路。

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变动，令旁观者惊恐惶惑。法兰西像狂风暴雨中的小舟，在波涛滔天的大海上浮沉；一个民族从光辉的艳阳天，一下子陷入凄风苦雨的黑夜。

然而，随时间的推移，法国人发现错过了和历史的约会，在不见光线的隧道里痛苦地摸索，不断地碰壁，一次又一次地走弯路，但是他们没有向灾难投降，依靠自己的力量，艰难地从幽暗的深谷，一步一步攀回光明的大地。

与此同时，个人的遭遇和民族的命运交织纠缠在一起，人性在高贵和丑恶之间摇摆，有人利用危机巧取豪夺，大发不义之财，但更多人在困难中关心他人，互相扶持。

这段时间，我写下一批有关法国的政治和经济的报道，现在回首，我惊奇地发现，当年记叙的事实不少成了历史，能够在学校教科书找到对应的章节。这册《巴黎约会》选辑的文章，不仅记述了我个人和巴黎的约会，还替法兰西民族的历史约会留下雪泥鸿爪的见证。

无论未来历史学家如何评价这个时期，我不后悔和巴黎的约会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前言 .....          | 1   |
| 一个总统的告别 .....     | 1   |
| “理想国” .....       | 10  |
| 政治“暴发户” .....     | 18  |
| 摔下神坛 .....        | 24  |
| 总统大工程 .....       | 31  |
| 权力与魅力 .....       | 38  |
| 水晶球治国 .....       | 45  |
| 总理迫迁记 .....       | 56  |
| 总统夫人“被迫上阁楼” ..... | 62  |
| 走马灯 .....         | 68  |
| 撒旦行动 .....        | 76  |
| 卡罗斯小说 .....       | 81  |
| “直接行动”覆灭记 .....   | 88  |
| 干净的手运动 .....      | 94  |
| 无声革命 .....        | 102 |
| 一个铜板的两面 .....     | 112 |
| 为社会福利辩 .....      | 120 |
| 失业成为头号问题 .....    | 126 |

~~126~~ 126

## 2 巴黎约会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退休狂想曲 .....      | 131 |
| 三十五小时工作制 .....   | 136 |
| 懒人国 .....        | 144 |
| 唉声叹气 .....       | 148 |
| 衰退之手 .....       | 156 |
| 多多益善 .....       | 165 |
| 冬季大罢工 .....      | 170 |
| 财主榜 .....        | 179 |
| 守业难 .....        | 186 |
| 红色钱包 .....       | 192 |
| 黄粱一梦 .....       | 197 |
| 工字不出头 .....      | 208 |
| 瑞士土地公 .....      | 216 |
| 税务天堂 .....       | 222 |
| 税务地狱 .....       | 229 |
| 黑钱与热钱 .....      | 237 |
| 商业正确 .....       | 245 |
| 电子表·录像机·蜗牛 ..... | 252 |
| 电子信用卡 .....      | 258 |
| 五条钥匙 .....       | 263 |
| 天赐保险箱 .....      | 273 |
| 世贸之战 .....       | 282 |
| 经济间谍战 .....      | 287 |
| 欧盟起步维艰 .....     | 291 |

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欧元梦 .....   | 297 |
| 十五仙过海 ..... | 307 |
| 形象问题 .....  | 314 |
| 0 之惑 .....  | 320 |
| 跛脚鸭 .....   | 329 |

## 一个总统的告别



漫画家笔下的  
吉斯加

1981年5月19日下午八时，法国卸任总统吉斯加向国人发表电视告别演说，只讲了八分钟，演说结束。但是，他继续坐在座位上，不言不动，一脸凝重神情。

沉默，萤光幕上没有一点声音，完全的沉默，整整七秒钟的沉默。然后，人们听到他吃力吐出一句话：“再见！”

跟着又是沉默，电视机像回声散去的幽谷，寂静得教人透不过气来。吉斯加终于站起来，推开椅子，转过身，背有点佝偻，徐徐向电视左上角深处走去。摄影机凝立不动，直到他从幕边消失。

跟着又是沉默，没有一点声响，连无线电的惯常杂声都没有，只见到一张空桌子，一张空椅子，摆在一间空荡荡的房间中，空气中飘着几分寂莫，几分凄凉。这时由弱到强响起了《马赛曲》。

吉斯加的告别真正结束了，历史舞台的帷幕又一次落下

来。

吉斯加 (Valéry Giscard d'Estaing 1926 - ) 是法国第二十任总统。华文报刊译为德斯坦、狄斯唐或戴斯坦, 其实不准确。法国人的复姓及复名简称时, 一般采用前一部分, 要么全译为吉斯加·戴斯坦, 要么只译吉斯加就成了。

## 白马王子

吉斯加是时代骄子。如果在这原子时代还有童话中的白马王子, 吉斯加是其中一位。他的确有贵族血统, 名字中的 d' 是证明。

这位王子来到世上, 被天鹅绒和郁金香环抱, 幸运之星始终没有离开他。人们说, 他的周围经常有微笑的仙女飞翔, 在他人生道路上, 没有刺人的蒺藜, 只有斑斓的鲜花, 一步又一步的脚印, 除了成功, 还是成功。

他少年时代在巴黎著名的让逊德沙依 (Jeanson - de - Sailly) 中学念书, 然后进入首屈一指的名校巴黎理工学校, 1951年毕业于专门培养高官的国立行政学校 (ENA)。学成后第二年, 与温柔高贵的安妮-艾蒙小姐缔结终身。从此, 她日夜陪在他的身边, 是依人小鸟, 更是忠心伴侣, 为他生下两位公子, 两位千金。

1954年, 他被任命为法国内阁办公室主任。两年后, 参加议员竞选, 虽然只有三十岁, 但是命中注定只有成功, 于是他成功了。

三十岁, 世界上多少人到了这个年纪还在人生十字路口彷徨, 多少人还在为一宿两餐大费踌躇。然而, 我们的白马王子心中想的比两碗米饭高得多, 瞳孔反映出来的是法国总统的宝

座，一个公民的最高荣誉。

这个政坛新星，高高的额角，明亮的眼睛，嘴边挂着永恒的微笑，高傲而坚强，像踏进宫廷舞会的王子那样，立即引起法兰西公主的爱慕和垂青。

1959年，三十三岁，正式入阁担任副部长职务；三年之后，成为举足轻重的财政部长；从1962年到1974年，十二年间经历多届政府，其中只有三年短暂的中断。按照中国的老话，他不仅官运亨通，而且福星高照，为法国理财的九年时间，正是西方经济最好景的年代，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办起事来自然得心应手。

与此同时，他在准备，他在筹划，他组织了自己的“独立共和党”（后改名“共和党”），他在窥伺，等待最后冲刺时刻来临。

他的耐心没有经过多少磨练，1974年，庞比杜总统病逝任上，爱丽舍宫总统府的大门为他大大打开。四十八岁，他成为本世纪最年轻的法国总统。他不觉得突然，这是一件多么顺理成章的事情。就像生老病死，就像呼吸那样，他注定要当法国总统。充其量，他可能会对路易·拿破仑有点醋意，这位后来自立为拿破仑三世的家伙，四十岁上头当上总统，比他更年“少”有成，否则他更光彩。

不过，我们的白马王子很快乐，上任那天，特意步行走过通往总统府最后一段道路，好让巴黎市民瞻仰他的神采，鼓掌叫好。他在三色国旗中央加上个人图案，好像当年王子的徽号，升在总统府旗杆上。他把《马赛曲》的调子改慢，以求取更高贵的气氛。他微笑，他一丝不苟，他准备为臣民做一番事业，面前是一条金光大道。

## 不过不失

够了，还是不要再讲童话罢。我们生活在危机四伏的世界。战争、饥饿、颠覆、失望、疾病、盗贼在前面的转角，在灯柱的后面等待着。

吉斯加上台正逢西方经济由好景转入衰退的转折期，现实严酷无情，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，引至法国经济衰退，通货膨胀，失业人口激增，社会动荡不安。经过几年努力，情况略有好转，又来了1976年第二次石油危机，同样的情况再次变本加厉出现。

国际上，中东战争，苏联扩张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，危机接踵而来，教人手忙脚乱。

现在回首过去七年，法国安然渡过了许多惊涛骇浪，吉斯的功劳实不可没，这的确是一位才干过人的总统。政治上，法国度过了和平的七年，没有发生政府或议会危机。政治的稳定有利经济发展，法国在克服两次能源危机方面，都有相当出色的表现。

1981年5月20日，卸任总理巴尔（Raymond Barre）向吉斯加提交了法国目前社会及经济情况报告，所罗列的事实和数字经过反复核实，左右派对其真实性毫无异议。根据报告，1980年经济增长百分之一点三，通货膨胀率百分之十二点五，预算赤字百分之一，失业人口占就业人数百分之七点四，外贸赤字为国民生产总额之百分之一点三；受薪阶层购买力获得保持，即是说，工资提高部分至少与通货膨胀率相同，最低工资提高了百分之一点多；曾经出现庞大赤字的社会福利重新收支平衡；核子发电占全国三分之一电力，使能源独立向前迈进一

步。

这个报告同时列出共同市场其他六个主要成员国作比较，德国、英国、荷兰、比利时与意大利，总的来说，法国情况属于中上，比德国荷兰差些，比其他三国都好。即使最受人非议的失业问题，法国不过第四位。凭良心说，以法国人的拉丁民族性格，这已经不容易了。同是拉丁民族的意大利，情况糟得多。何况，法国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威信，被认为西欧共同体的政治灵魂，不少国际事务有份参与。

综合来说，吉斯加是一位处理国事相当成功的总统。

### 权力磨损

当一个人长年生活在权力中，很自然变得像君王那样。他只爱阿谀奉承，不要逆耳忠言；只爱忠心仆人，用来作为执行自己意志的工具，成功了是自己的光荣，失败了自有奴婢承担。尤其每当念及将来另一个人要坐上自己的宝座，心里就难过，千方百计要把心目中的野心家打倒搞臭。

权力的祸害猛于洪水恶兽，古往今来四海之内一样。尽管吉斯加才气过人，无法避免这种“权力的磨损”。何况总统任期长达七年，他天生一副贵族的脾性。许多人都感觉到，他任内前半期，充满活力、自信，但是慢慢地，这种生命的火花失去了当年的光采。他对自己一切心满意足，任何人的不同意见只得到傲慢无礼的回答。他的助手愈来愈不能忍受他，却不能向他直言。他的真正盟友在贵族式的高傲面前，敬而远之。有见地的评论家预言由于他自以为是，将给法国带来灾难。

他变得愈来愈像孤家寡人，寂寞地行使宪法赋予总统广泛的权力。当年丰富的思想，无穷的想像力，慢慢离他而去，变

成一个拘谨、老套、平庸的人。即使在专长的经济领域中，远远不及自己的总理巴尔有那么多新见解。当年无忧无虑充满自信的日子过去了，在群众前面拉手风琴，与市民一齐挤地下铁，成了只可追忆的往事。

有人说，他的失败早在 1976 年夏天就种下来。这一年，曾经为拥他上台而南征北战的第一任总理希拉克（Jacques Chirac），在执政方面与他发生歧见，挂冠而去。这位上任时才四十二岁的总理属于戴高乐派，绰号“推土机”，浑身是劲。1968 年五月暴动，三十六岁，他是庞比杜内阁最年轻的副部长。那时候，一些内阁部长被暴动吓破胆，托辞不上班。希拉克忠心耿耿守在庞比杜身旁，不分昼夜留在总理府，协助“危机小组”处理火爆的国事。1974 年大选，他认为吉斯加代表了法国的希望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拒绝支持本党候选人沙邦—戴马斯（Jacques Chaban—Delmas），全力为吉斯加助选。选举结果证明，法国人与他的看法一致，他因此当上了总理。

两位才气纵横的人摆在一起，正合了中国的老话，“一山难藏二虎”。于是其中一个希拉克辞职了，把戴高乐派重新组织为新政党“共和国联盟”（R. P. R.），随后当选为巴黎市长。本来吉斯加与他在政治上没有重大矛盾，两个盟友对具体事务意见分歧完全可以重修于好。将来历史家会告诉我们，到底是希拉克真的有“个人野心”，或是吉斯加“有仇必报”，使得两个人从此成为陌路仇人。

法国老百姓不明白，一位总统为什么会忘记做人常识，朋友多多益善，敌人愈少愈好。只见吉斯加揪着希拉克不放，以小恩小惠收买希拉克政党不得意政客，以求削弱对手。尤其是他有古怪的心理，希拉克应该永远为他服务，一副主子的模样。希拉克政党有份参加政府，在议会中支持政府议案，但是

这个党的提议往往只得到无礼答复，有时甚至不屑一顾。这次竞选，两人参加初选，有人问吉斯加是否准备与希拉克协议，以便第二轮互相让票支持。吉斯加答道：“总统选举第一轮淘汰不合格候选人，谈不上第二轮某人让票的问题。”当希拉克要求与他进行电视辩论，他在群众大会答复：“一个总统不可能与由他任命的前总理辩论。”这种口吻，伤害了对方阵营的自尊，尽管初选后希拉克出面呼吁支持吉斯加对抗密特朗，还有三成选民不肯照办。为了这些无谓的行动，无谓的话语，吉斯加付出了最大的代价。

### “钻石门”事件

是的，权力能使一个聪明人变成傻瓜，更能使一个胸怀坦荡的人成为心胸狭窄爱记仇的平庸者。

一年多前，前法属殖民地中非洲皇帝布加沙（Boukassa）多行不义，被法国支持的副总统达高（Dacko）推翻，落难到了象牙海岸。这个曾在法国军队当过丘八的自封皇帝心有不甘，决定报一箭之仇，翻出吉斯加的旧账来，1973年到1975年间，他送过五件用碎钻石镶成的纪念牌给吉斯加。

他设法把消息透露给法国报界，最先以头条新闻报导的是幽默周刊《缚住的鸭子》（Canard Enchaîné），吉斯加不放在心头，他在报界中朋友不少，几份销路最广的日报，例如《费加罗报》、《震旦报》、《法兰西晚报》都是亲政府的，采取封锁政策，只字不提。没有想到读者最多、版面最严肃的《世界报》影响下，法国电视第一台新闻报告员吉格（Roger Gicquel）顶住总统新闻发言人的压力，详细报导，加上外国通讯社重视，一夜间闹出“总统钻石”丑闻案，来势颇似美国的“水门案”。



件”。

这件事有一两个月闹得满城风雨，吉斯加不得不耍了一些手段。首先向象牙海岸政府施加压力，把布加沙隔离开来，如有外人来访，一律扣压驱逐出境；另一方面，查出穿针引线的法国右翼作家德尔培（Roger Delpey），以“间谍罪”加以逮捕，扣留大量文件，过了差不多半年才假释候审。由于报界得不到进一步材料，事件逐渐沉寂下来。

按照普通常识，不利事情过去了，最好不要再提，偏是吉斯加不作如是想，利用手中权力，做出愚不可及的蠢事。首先把第一电视台的新闻总编辑撤职，利用改组机会，把新闻部经理拉下马，新闻报告员吉格调往采访部，从此不再在萤光幕上露面。

1980年10月，他授意司法部长找《世界报》麻烦。这位部长佩雷菲特先生（Alain Peyrefitte）原是颇有名气的作家，法兰西学院院士，照理不应对文化界的《世界报》相煎太急。可能对上司愚忠，使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。当然，他不会笨到以钻石事件入罪，而是自作聪明地罗织了一条“破坏司法权威与独立”罪名，证据是该报五篇法律评论包含过火字眼，构成对国家司法的攻击，被告人是该报社长及文章主笔。

所有人都明白这是“钻石事件”余波，被入罪的文章有些发表在三年前，几乎超出法律追溯期限，正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。《世界报》事件引起朝野一致抗议，连吉斯加派议员也不以为然。法国自由传统深厚，尤其言论自由，达到神圣不可侵犯地步。大家都熟悉伏尔泰的名言：“我不同意你的意见，但我要保卫你说这话的权利。”以言论入罪，吉斯加不知冒犯了多少法国人，失去了多少民心。这时离总统选举只有五个月。